

STARTER

David Nicholls

FOR

恋爱  
学分

北京文学出版社

10

电影·书

电影·书

〔英〕大卫·尼克斯——著 季凌婕——译

STARTER

FOR

D a v i d N i c h o l l s

10

恋爱  
学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—2017—9263

STARTER FOR TEN BY DAVID NICHOLLS

Copyright© 2003 BY HARTLEIGH LT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爱学分/(英)大卫·尼克斯著;季凌婕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  
(电影·书)

ISBN 978-7-02-013535-6

I. ①恋… II. ①大…②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4132号

责任编辑 陈黎马博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95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2.75 插页1

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35-6

定 价 4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第一回合

她非常了解这类人——隐隐约约的抱负、失常的精神<sup>①</sup>、对于书本以外世界的熟悉……

——E. M. 福斯特,《霍华德庄园》

---

① 《霍华德庄园》此处的原文为“心智失实”(mental dishonesty),本书原文此处引文为“精神失常”(mental disorder)。



## 第 一 章

提问：他是罗伯特·达德利的继子，并一度成为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最爱，他对女王的仓促叛变以失败告终，于1601年被处决，请问这位贵族是谁？

回答：埃克赛斯。

每个年轻人都有一堆烦心事，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我十六岁那年，生活里最大的烦恼就是，我恐怕再也无法取得像我的普通程度会考<sup>①</sup>成绩那样优秀、纯粹、崇高而又真实的成就了。

当然，那时我没有到处炫耀这些成绩。我才不会做诸如把文凭裱起来这样的古怪事。我就不说具体分数了，那会显得有点争强好胜，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真挺满意的；这些学位资格。十六岁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“合格”了。

当然啦，这都是些陈年旧事。我已经十八岁了，自认为面对这种事情也更加冷静、成熟了。这么看来，我的高级程度会考<sup>②</sup>成绩也就没什么了。况且，认为凭借某种荒唐过时的书面考试不知怎

---

① 普通程度会考(O-level)，英国中学毕业生为进入大学预科而参加的考试。

② 高级程度会考(A-level)，英国学生完成两年大学预科教育后为进入大学而参加的考试。

么就能测试出智力水平,这观点本身就极不靠谱。话虽如此,我还是取得了兰利街公立高中 1985 年的最好成绩——准确地说,是十五年来的最好成绩——三个 A,一个 B,总共 19 分。好吧,我还是给说出来了,不过我真没觉得这有多重要,我就是随口一提。再说了,比起其他一些品质,像是勇力啦、人气啦、出众的外表、光洁的皮肤、丰富的性生活啦,光是知道一大堆东西可真不值一提。

不过,我爸常说,教育之所以重要,在于它所能提供的机会、能够打开的大门,否则,知识本身,或者仅仅掌握了知识,都只是死胡同一条。就我此刻的处境来说,这话尤其正确:九月下旬的一个周三下午,我坐在一间生产烤面包机的工厂里。

整个假期我都在阿什沃斯电器公司的配送部门工作,我主要负责把烤面包机放进包装盒里,然后这些烤面包机将被运送给零售商。不用说,把烤面包机放进包装盒这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,所以总的来说这几个月都非常无聊,不过好处是时薪有一磅八十五便士,还算不错,还有无限量的面包片任你吃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上班了,我其实一直留心观察着同事之间有没有悄悄传递欢送卡片,或是集资购买送别礼物,也想知道我们会去哪家酒吧一醉方休。但现在都六点十五分了,我应该可以认为大家都已经下班回家了。

这样也好,反正我也有其他安排了。我收拾好东西,又从文具柜里拿了一把圆珠笔和一卷胶带,就去了码头。我要在那儿跟斯宾赛和托恩碰头。

绍森德码头<sup>①</sup>足有 2360 码,也就是 2.158 公里长,是世界上

---

① 绍森德,英国埃克塞斯郡的滨海自治市镇。

最长的码头。说实话,也有点太长了,特别是在你拎了很多啤酒的时候。我们带了十二罐狮威啤酒,还有酸甜肉丸、特色炒饭、薯条配咖喱酱——世界各地的美味汇聚一堂。不过,等我们走到码头尽处,啤酒已经变热,而外卖却冷掉了。由于这次聚会意义非常,托恩还扛来了他的手提式录音机,足足有一个小衣柜那么大。不过,说实话,这玩意其实没法爆破贫民窟<sup>①</sup>,除非你把舒波里尼斯也算在内<sup>②</sup>。

我们在码头尽处的长椅上坐下,看着太阳缓缓落到汽油精炼厂的背后。这时,录音机里正播着托恩自己转录的《齐柏林精选集》。

“我说,你以后可别变成个傻帽。”托恩说着,打开了一罐啤酒。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他说你以后可别对我们一副大学生做派。”斯宾赛说。

“嗯,可我是大学生啊。我是说,马上就是,所以……”

“不是。我是说你可别变成个呆子,整天趾高气昂,圣诞节回家穿着长袍,满嘴拉丁文,说些什么‘我私以为’之类的傻话……”

“哈,托恩。我以后就是准备变成这样呢。”

“千万别。你已经够傻的了,可不能更傻了。”

托恩总是说我“傻”,要不就是叫我“娘炮”,适应这些话的秘诀就是做一些语言学的调整,把它们想象成友好的称呼,就像有些伴侣互道“亲爱的”一样。托恩刚刚开始<sup>③</sup>在卡瑞斯公司<sup>③</sup>的仓库上

---

① 手提式录音机的原文是 ghetto-blasters, 字面意义即“贫民窟爆破手”,因为这种录音机在室外播放时往往声音很大。

② 舒波里尼斯, 邵德森自治区域最东边的小镇。

③ 卡瑞斯公司, 英国电器数码零售商。

班,并开始发展了个小小的副业——偷拿便携式录音机,比如我们现在正听的这个。齐柏林飞艇乐队<sup>①</sup>的磁带也是他的。托恩喜欢自称“金属党”,听起来要比“摇滚青年”或“重金属乐迷”专业多了。他打扮得也像个金属党,经常穿浅蓝色牛仔衣裤,一头金色卷发光泽闪耀,像个有点女气的维京人。不过,托恩的头发其实是他整个人唯一女性化的地方。毕竟,这可是个沉浸于暴力的男人。要是你晚上跟托恩出去玩,最后能平安回家,没让他把你的头按在冲水马桶里,那就算一个成功的晚上了。

放到《天国阶梯》<sup>②</sup>这首歌了。

“我们干吗一定要听这该死的嬉皮垃圾,托恩?”斯宾赛说。

“这可是齐柏林,斯宾赛。”

“我知道这是齐柏林。所以我才要你把这该死的玩意关了。”

“但是齐柏林是最牛的。”

“凭什么?你说最牛就最牛了?”

“不,因为他们是一支影响广大的重要乐队。”

“这歌唱的是什么小妖怪,托恩,真是丢人……”

“不是小妖怪……”

“好吧,小精灵。”我说。

“不只是小妖怪和小精灵,这是托尔金,是文学……”

托恩就喜欢这些东西,那种前面带地图的书,封面上画的是身穿铁甲内衣、手持阔剑的又胖又吓人的女人。在理想世界里,托恩是要娶这种女人的。而在绍森德,这种女人倒也比想象的要更容易遇到。

---

① 齐柏林飞艇,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。

② 《天国阶梯》(“Stairway to Heaven”),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代表作。

“小妖怪和小精灵到底有什么不同？”斯宾赛问。

“不知道。问杰克逊，他才是有文凭的贱人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托恩。”我说。

这首歌里的吉他独奏开始了，斯宾赛皱起了眉头：“这玩意还有个完吗？还是要一直这么弹啊弹啊弹啊……”

“这是七分三十二秒的纯粹天才之作。”

“纯粹的折磨。”我说，“为什么我们总要听你选的歌？”

“因为这是我的录音机……”

“是你顺来的。严格来说，它属于卡瑞斯公司。”

“话是没错，但我买了电池……”

“少来，电池也是你顺的……”

“这些不是，这些是我买的。”

“这些电池多少钱？”

“一镑九十八便士。”

“那好，如果我给你六十六便士，咱们能听点像样的吗？”

“什么像样的，比如凯特·布什<sup>①</sup>？可以，听你的，杰克逊，我们就来点凯特·布什，大家一起好好享受凯特·布什，一起跟着她慢慢跳舞，一起跟着哼哼……”就在我和托恩斗嘴的当儿，斯宾赛弯下腰，若无其事地把《齐柏林飞艇精选》从录音机里弹出来，远远地扔进大海。

“嘿！”托恩大叫一声，把手里的啤酒罐朝斯宾赛扔去，追着他跑向码头远处。至于我，最好还是离打架远一点，托恩常常容易失控，像被战神奥丁附体一样。要是我去插上一脚，结果肯定成了斯宾赛坐在我胳膊上，而托恩冲着我的脸放屁。所以我还是老老实

---

① 凯特·布什(Kate Bush, 1958—)，英国知名女歌手，音乐风格独特另类。

实地坐着，喝我的啤酒，远远看着托恩使劲想把斯宾赛的双腿掰过码头栏杆。

尽管还是九月，但晚风里已经带上了一丝潮湿的凉意，有一种夏日将尽的感觉，我真庆幸穿了军风衣出来。我一直很讨厌夏天，讨厌午后的阳光照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样子，讨厌不得不穿短袖和短裤的残酷现实。我不喜欢短袖短裤。要是我一身短打站在药店门外，绝对会有好心人过来在我头上放一枚硬币。

不，我真正期待的是秋天，在去上课的路上踢一脚落叶，和一个姑娘热烈地谈谈玄学派诗人，她穿着黑色紧身羊毛袜，留着路易斯·布鲁克斯<sup>①</sup>式的短发，名叫艾米丽，或者凯瑟琳，或者弗朗索瓦，或者叫什么都行，然后我们回到她窄小的阁楼房间，在电暖炉前做爱。然后我们要大声朗读 T. S. 艾略特的诗，听着迈尔斯·戴维斯<sup>②</sup>，用小酒杯喝点精美的陈年波特酒。反正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大学体验。我喜欢“体验”这个词，听上去就像是在奥尔顿塔主题乐园里坐一次过山车。

架打完了。托恩正把酸甜肉丸扔向海鸥，以发泄过剩的攻击欲。斯宾赛一边把衬衫塞进裤子里，一边往回走。他在我身旁坐下，又打开一罐啤酒。斯宾赛喝罐装啤酒还真有一套，看着他，你几乎可以想象他是在喝马提尼。

斯宾赛一定会是我最挂念的人。他不去上大学了，尽管他很可能是我见过的人里最聪明的一个，也是最帅、最硬汉、最酷的。当然，这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他，这种话说出口才诡异呢。不过也没必要说，他显然已经知道了。他要是真想的话，肯定能考上

---

① 路易斯·布鲁克斯 (Louise Brooks, 1906—1985)，美国女影星，其齐耳短发造型曾掀起一股潮流。

② 麦尔斯·戴维斯 (Miles Davis, 1926—1991)，美国爵士乐演奏家。

大学，但他在考试的时候胡乱糊弄，倒也不是完全故意的，但人人都能看得出他在糊弄。英语必读作品考试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我邻座，光看他钢笔的移动轨迹你就能知道他并没有在答题，他在画画。莎士比亚的那道题，他画了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》；诗歌那道题，他画了一幅画，取名为“威尔弗雷德·欧文<sup>①</sup>亲身感受到战壕的恐怖”。我试图跟他对视，以便给他一个“嘿，哥们，别这样”的友好表情，但他一直低着头，画着。一个小时后，他起身走了出去，还冲我眨了眨眼，不是那种高傲的眨眼，反倒眼眶泛红、泪光点点，就像英勇的大兵走向行刑队。

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来参加考试。私下里，有人说他“精神崩溃”什么的。斯宾赛这么酷的人才不会精神崩溃呢。就算他真是，那他也会崩溃得很酷。在我看来，杰克·凯鲁亚克那一套存在主义困扰的玩意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问题的，但要是跟成绩搅在一起，可就不妙了。

“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，斯宾赛？”

他眯起眼睛看着我：“什么‘怎么办’？”

“你知道，工作之类的。”

“我已经有份工作了。”斯宾赛近来在就业中心定期报到，但同时在 A127 高速公路的夜间加油站打点零工。

“我知道你有份工作。不过将来……”

斯宾赛远远地望向河口。我有点后悔提出这个话题了。

“布莱恩，我的朋友，你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夜间加油站生活的魅力。那里点心应有尽有，还有地图册可以看，能吸各种奇妙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威尔弗雷德·欧文(Wilfred Owen, 1893—1918)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军旅诗人。

废气,还有免费的玻璃酒杯……”他灌下几大口啤酒,想要换个话题。他从短夹克里掏出一盘磁带,里面还有一张手写的卡片:“这是我给你录的。你可以放给大学同学听,假装你也是有品位的人。”

我接过磁带,看到磁带脊上用精致的立体字写着“布莱恩的大学精选”。斯宾赛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艺术家。

“太棒了,斯宾赛,多谢,哥们……”

“得了,杰克逊,不就是市场上买来的六十九便士的磁带嘛,不用这么感激涕零的。”他虽然这么说,但我们都知道灌录一盘九十分钟的磁带得花上足足三个小时的功夫,再加上设计卡片的时间,就更久了,“放来听听吧,趁那个呆子还没回来。”

我把磁带塞进录音机,按下播放键,是柯蒂斯·梅菲尔德<sup>①</sup>的《一路向前》。斯宾赛以前喜欢摩登音乐,但现在兴趣已经转移到复古灵魂乐了;像艾尔·格林和吉尔·斯考特-赫伦那一类的<sup>②</sup>。斯宾赛居然还喜欢爵士乐,简直太酷了。不光是莎黛或是风格委员会这种的<sup>③</sup>,而是真正的爵士乐,那种恼人又无聊的玩意。我们坐着听了一会儿。托恩正试图用一把小刀从望远镜的投币箱里弄出点钱来,这把小刀是他在一次学校组织去加莱的旅行中买的。斯宾赛和我望着托恩,就像溺爱的父母看着自己患有行为障碍的孩子一样。

“那你周末会回家吗?”斯宾赛问。

“不一定,或许会吧。但不是每个周末。”

---

① 柯蒂斯·梅菲尔德(Curtis Mayfield, 1942—1999),美国著名灵魂乐歌手。

② 艾尔·格林(Al Green, 1946— )和吉尔·斯考特-赫伦(Gil Scott-Heron, 1949—2011)都是美国著名灵魂乐歌手。

③ 莎黛(Sade)和风格委员会(The Style Council)都是英国流行爵士乐队。

“一定要常回来,好吗?要不然就剩我一个人跟野蛮人柯南困在一起了……”斯宾赛冲托恩扬了扬头。托恩正又跑又跳,对着望远镜不停飞踢。

“我们来干个杯吧,怎么样?”我说。

斯宾赛撇了撇嘴:“干杯?为了什么?”

“就是——致未来,之类的。”

斯宾赛叹了口气,用他的啤酒罐碰了碰我的,“致未来,也愿你的皮肤能不再长满痘。”

“滚蛋,斯宾赛。”我说。

“滚蛋,布莱恩。”他说着笑了起来。

我们打开最后几罐啤酒的时候,都有点醉醺醺的了,因此只能躺下来,什么也不说,就静静地听着海浪,还有录音机里奥蒂斯·雷丁<sup>①</sup>轻唱《尝试温柔一点》,在这晴朗的夏末夜晚,看着满天繁星,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在我左右,这一刻我感觉真实的生活终于要开始了,万事都有可能发生。

我希望能听到播放的钢琴奏鸣曲就知道是谁弹的;我想要去听古典音乐会并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;我想要“搞懂”现代爵士乐,而不是听起来觉得都跟走了调一样;我想要知道地下丝绒乐队究竟都有谁;我想要全身心地投入“理念的世界”,想要明白复杂的经济学,以及人们看上了鲍勃·迪伦什么;我想要有激进但是人道且有见识的政治理想,也想坐在厨房的木头餐桌前展开激烈又理性的辩论,说些“定义你的用词!”或者“你的前提显然是靠不住的”之类的话,然后忽然发现太阳已经升起,我们已经辩论了整晚。我想要能自信地使用“同名的”“唯我论”“实用主义”这些术

---

① 奥蒂斯·雷丁(Otis Redding, 1941—1967),美国知名灵魂乐歌手。

语,想要学会鉴赏优质的葡萄酒、外国酒、单麦芽纯威士忌,而且不会把自己喝成个十足的傻瓜,还要学会品尝奇怪的外国菜,鹌鸟蛋、酿龙虾,以及听起来就不像是能吃的、要不就是我连念都不会念的东西。我想要跟漂亮、精致、让人望而却步的女人在大白天,甚至开着灯做爱,清醒又毫不胆怯。我想要流利地说很多种语言,也许还会一两种已经无人使用的语言。我要随身携带一本皮面小笔记本,上面记着我深刻的思想和观察,偶尔也写下几句诗。而我最想做的就是读书,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、那些皮面、薄纸、内附紫色绸带书签的书、那些落满灰尘的便宜二手诗集,那些从国外大学进口的贵得吓人又读不懂的论文集。

在某一刻,我想要有自己的原创思想。我也想要被人喜欢,甚至被爱,不过我还是等等看吧。至于工作,我还不清楚我究竟想要做什么,但得是我能看得上、不让我觉得难受、同时又能保证我衣食无忧的什么事情。而这一切都正是大学教育将要赋予我的。

我们喝光了啤酒,都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托恩把我的鞋子扔进了海里,我只能穿着袜子走回家。

## 第二章

提问:这是鲍威尔和皮斯伯格 1948 年拍摄的电影,大致根据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改编,剧中莫伊拉·希勒在蒸汽机车前跳舞至死,请问这部电影是?

回答:《红菱艳》。

跟这条路上的其他房子一样,阿彻路十六号是一栋两层小楼,“两层小楼”是法语“房子”一词的昵称,字面意思是“小屋子”。<sup>①</sup>我和我妈就住在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一种非常别扭的生活方式,住在两层小楼里的十八岁青年和四十一岁寡妇的组合绝对力拔头筹。今天早上就是个例子。早上八点半,我盖着被子躺在床上,一边听着“早餐秀”节目,一边看着天花板上吊着的几架飞机模型。是的,我早该把它们取下来了,但是自从几年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它们的感觉从孩子气般的可爱变成了可笑的媚俗,所以我就任由它们挂在那儿。

我妈走进房间,敲了敲门。“早上好,懒虫。今天可是个大日子!”

---

① 法语的房子拼为 *maison*, 这里的“两层小楼”拼为 *maisonette*。

“你就不能敲门吗，妈？”

“我敲了！”

“你没，你先进来了，然后才敲的门。那可不叫敲门……”

“那又怎样？你又没在干什么坏事，嗯？”她斜着眼瞧我。

“没有，但……”

“别告诉我你那儿还藏着个姑娘，”她掀起被子一角，“出来吧，美人儿，别害羞，我们谈谈。出来，出来，不管你是谁……”

我猛地把被子扯过来盖住头。“我马上就下去……”

“你这儿有股味道，唔，味道真大，你自己能闻到吗？”

“听不见你说什么，妈……”

“男孩就是有味道。你们男孩到底干什么了，弄出这么大味儿来？”

“那我走了不是正好？”

“几点的火车？”

“十二点十五。”

“那你还不起来？喏，送别礼物……”她把一个购物袋扔在被罩上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个透明的塑料圆筒，就是放网球的那种，不过这个圆筒里面放着三个团成球的男士纯棉内裤，红，白，黑，纳粹军旗的颜色。

“妈，你不用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一点小意思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是真的希望你没买。”

“别耍小聪明，年轻人。赶紧起床。你还得收拾东西呢。麻烦你开一下窗。”

等她走了，我把圆筒里的内裤倒在被子上，品味着这极其庄严的时刻。因为，说真的，这真的是我妈最后一次给我买内裤了。白